

新闻传播学丛书·第二辑

JUZHOU KONGJIAN FENYI YU JIAOLIU CHONGGOU  
JIYU DUI MOUGUOQI MEIKUANG JUMIN SHENGHUOQU DE KAOCHA

# 居住空间分异与交流重构

基于对某国企煤矿居民生活区的考察

辛文娟 著



中国传媒大学 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居住空间分异与交流重构：基于对某国企煤矿居民生活区的考察 / 辛文娟著.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20.8  
(新闻传播学丛书·第二辑)  
ISBN 978-7-5657-2744-3

I. ①居… II. ①辛… III. ①煤矿企业—居民生活—研究 IV. ①C91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0)第 137910 号

新闻传播学丛书·第二辑

### 居住空间分异与交流重构：基于对某国企煤矿居民生活区的考察

JIZHU KONGJIAN FENYI YU JIAOLIU CHONGGOU;JIYU DUI MOUGUOQI MEIKUANG JUMIN SHENGHUOQU DE KAOCHA

著 者 辛文娟  
策划编辑 蒋 倩  
责任编辑 姜颖映  
封面设计 大鹏设计  
责任印制 李志鹏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 号 邮 编 100024  
电 话 86-10-65450528 65450532 传 真 65779405  
网 址 <http://cucp.cuc.edu.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3.25  
字 数 212 千字  
版 次 202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7-2744-3/C·2744 定 价 68.00 元

本社法律顾问：北京李伟斌律师事务所 郭建平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本书为四川外国语大学 2017 年度学术专著后期资助项目的研究成果,项目名称为“城市居住空间分异与交流重构:基于对西部 X 省第三煤矿居民生活区的考察”,项目编号:sisu201786。

谨以此书

献给我的故乡

谨以此书

献给那些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原三矿居民

特别感谢原三矿居民马丽媛女士为本书封面提供的素描手稿

# 自序

每当风起时,我都会感到内心分外平静,因为风让我想起北方的故乡 X 省 S 市。S 市本来是一片籍籍无名的大荒滩。1956 年,新中国煤炭工业部成立了 S 市煤矿筹建处,计划将 S 市所在地发展成为新中国重点建设的十大煤炭生产基地之一。整个 S 市下辖两个新中国重点建设的矿务局,其中一个成立于 1960 年的国家焦煤基地 B 区矿务局。后来随着“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的全面实施,国家加强了对工业体系的投资,大力推进了西部地区的工业建设。在这个背景下,自 1965 年起,S 市的煤炭开发事业迅速拓展与加强。

我就在 B 区矿务局下辖的第三煤矿(简称三矿)出生并长大。三矿人开玩笑说,我们那里的风一年刮两次,一次刮半年。因为大风总是刮啊刮,所以宁静的三矿大院里,总是处处可见散落在各个角落里的煤尘。

在我读小学时,父亲有位挚友,是三矿办公室主任,我叫他车伯伯。车伯伯清瘦儒雅,家里书多。在当年封闭的矿区中,想找些课外读物不太容易。我经常跑到车伯伯家看书或借书。车伯伯每次看到我,总是像对待大人一样,温和地跟我聊天。有一次,车伯伯很认真地跟我说:“等你长大了,要好好写本书,讲讲咱们矿区的生活,这里真是故事的宝藏。”车伯伯应该对我说过很多话,但是我现在唯一能记起的,就是这句话。

## 一、在 Marston Hill 思念三矿

2012 年 12 月,我还在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有一次汇报课程作业选题时,我向恩师单波教授谈起三矿变迁的故事。当时我着重谈的是矿区移民的文化适应和身份认同问题。单老师建议我可以试着在家乡做一次调研,不要带预设和

偏见,要去田野寻找“真问题”。2013年1月,我放寒假回家,开始试着做调研。当时我首先选择的是QJ社区。因为这里是三矿居民搬迁之后集中居住的其中一个社区,我的大家族成员主要集中于此。我的访谈是先从大家族成员开始的。但是我很快意识到单一的一个社区不具有足够的代表性。因为在访谈中,很多人都会提起三矿居民集中居住的另外一个社区——NZ社区。他们会把QJ社区和NZ社区做对比,并认为分别居住在两个社区的居民目前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差别很大。于是,我赶往距离QJ社区约17公里的NZ社区进行了初步调研。当时我访谈了一些过去的熟人,包括邻居、我父母的同事等。如果说在QJ社区做调研是一件轻松愉悦的事,那么在NZ社区,我则体会到了那里居民的切身之痛:寒风瑟瑟的冬日,很多居民家里的暖气不热,我在室内做访谈时,不敢像在QJ社区居民家那样自然而然地脱去羽绒服。很多居民家的洗衣机居然只是摆设,常年不用,因为物管一天只给送三次水,且每次送水不到一小时,水流细小,而我清楚地记得,当年在三矿时,用洗衣机洗衣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怎么进城了,反而不用洗衣机了?晚上7点之后,天彻底黑了,走在巷道里伸手不见五指,这与QJ社区夜晚的灯火通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访谈过程中,我明显感觉生活在这里的三矿人怨声载道、情绪低落,提到“NZ人”这个身份都很懊恼。无论跟他们谈什么,最终都会落到“NZ社区简直没人管了”的话题上。每次到NZ社区做访谈,我的心情都比较沉重。这使我想到,应当把两个社区进行对比研究,分析造成居民生活状态迥异背后的原因。2013年5月,我根据在家乡的调研,完成了一篇约一万字的课程作业,作业以“身份认同”为研究主题。这是我在家乡做调研时发现的很多问题中一个比较好切入的研究点,但是真实的社区调研经历告诉我,家乡还有太多问题值得思考。

2015年7月,我们几位同学随单老师赴瑞典哥德堡大学教授延斯·奥尔伍德(Jens Allwood)的自家山庄Marston Hill参加跨文化暑期夏令营。临别前的一个午后,我在奥尔伍德教授家一个位于小木屋中的图书室里独自待了几个小时,翻到了他祖父和父亲的传记,里面讲述的关于这个山庄近百年的发展历史和人物故事深深吸引了我。读完这些传记后,我才真正明白我到底身处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在听一个什么

样的人讲课、暑期的课程为什么会这样设计。很快,我进行了文化反思:我的家乡呢?那里有更惊心动魄的创业史、有祖辈们留下的家族故事、有天南海北的新中国工业移民在那里交流融合的故事、有资源枯竭后工业移民长时间大规模迁移的故事。但是,我对那一切的了解却是很浅显的。于是在2015年8月回国后,我下定决心,博士论文的选题一定要与家乡居民的交流故事有关。很幸运的是,恩师单波教授支持我的选题。2015年10月,我的博士论文开题报告顺利通过。

## 二、田野工作的展开

2015年12月底,我开始了在家乡的田野调查工作。在预调查阶段,一次偶然的机会有,在我与我的一位初中同学叙旧的过程中,她谈到她娘家在JL社区,那里是三矿居民集中居住的第三个社区,而她则在QJ社区居住。她说很奇怪,每次到了JL社区,就能感到轻松愉悦,因为那里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儿,邻居之间很容易就能交流起来。但是怎么一回到QJ社区,这里就充满了客气与防备的感觉。这次谈话使我敏感地意识到,JL社区有可能具备一些独特的文化特征。于是,我通过父亲介绍,与JL社区的几位居民和社区居委会主任取得了联系。在初步访谈之后,我认为JL社区的确值得纳入我的田野点。因为这是一个七矿合一、矿区人口高度集中的社区,它建成时间最晚(2007年主体住宅楼修建完毕),居民城市化融入程度尚不深,较好地保存了一部分老矿区居民的生活和文化交流模式。在预调查阶段,我建立了与JL社区一些居民的初步情感联系,通过滚雪球的方式,我获得了更多社区中文化精英的联系方式,为我后期的正式调查提供了大量珍贵的线索。

预调查之后,我确定了我的三个田野点:NZ社区、QJ社区和JL社区。这三个社区是X省原B区矿务局三矿居民在矿山企业破产之后,分批迁往的三个城市社区。这三个社区住房性质丰富,包括住房改革之前的单位福利房、首批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国家特殊政策安置房。不同性质的住房代表了中国城市市场化转型不同阶段的制度性因素,是制度在空间上的固化。社区居民所属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差异也很

大,通过对不同社区中居民的空间行为的比较,能够反映出转型期中国经济制度转变对城市空间重构及居民日常生活实践的影响。

根据我的研究问题,我确定了研究方法应该是“多点民族志”(multi-sited ethnography),即在多个田野点展开调查研究工作。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人类学家乔治·马库斯(George Marcus)在传统单一地址民族志的基础上提出应当发展多点民族志,并将其作为一种方法来推动人类学成为一门适应当代社会的学科。他所说的多点民族志即“通过连续性的叙事和共时的效果,民族志作者可以尝试在一个单一文本来表现多重的、随机相互依存的场所,对每个场所进行民族志式的探索,而这些场所又通过发生于其中的行动的预期和非预期的结果联系在一起”。马库斯曾指出,过去的民族志研究对象往往是传统的单点场所(single-site location),可是这些场所目前都处在更宏观的社会结构背景下(如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因此,民族志的研究对象已经开始转向我们可以观察和参与在其中的多点场所(multiple sites)。这样,我们将本地与全球联系起来,将生活世界与世界体系联系起来。通过在多个地点展开调研,可以看到文化意义、人、故事等在不同空间中的流动状态。随着工业化时代的到来,移民、少数族裔、边缘群体等在城市中聚集,流动于不同的空间中。多点民族志由于更加重视从宏观体系视角来研究群体的流动现象,因此,在研究分散、迁移的研究对象时,这种方法尤为合适。

在这种研究方法的指导下,我于2015年12月至2016年5月期间完成了我的田野工作。我使用了多种调查方法搜集定性资料,关注沉陷区矿区居民在搬迁到三个城市社区之后的日常生活实践,力图将这种矿区迁移者的日常实践与煤炭企业所处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结合起来,全面展示他们的生活全景。我希望通过民族志的方法,可以观察到社区中各种微妙复杂的关系模式,这是处于微观互动实践中的个体与个体之间真实且具体的关系。

我在这三个社区进行调研时,会请原三矿居民尽可能回忆当年在矿区大院的生产生活情况,这样,就能对居民的今夕生活做历时性对比。另外,为了更清楚地了解三矿及居民后来迁往的城市社区的发展历史,我还赴X省煤业集团社会事务部、X省S市

城市规划局做了相关的辅助调研。

在家乡做调研,我具备“主位”和“客位”相结合的优势。18岁上大学之前,我在三矿出生并长大,熟悉那里的环境和人物,这为我做调研时进入现场和约谈被访对象都提供了便捷条件。18岁之后离开离乡求学、工作,使我与家乡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也使我能够抽身出来反观家乡的人和事。现在,我以一名进行文化研究的“博士生”身份再回到故乡,我就不仅是一名三矿人,还是一个研究者。因此,在研究中,我经常提醒自己注意研究的“客观性”问题。我曾为这个问题苦恼,因为在调查中我经常能意识到既有生活经验对我如今的调研产生的干扰。后来,在阅读了学者项飏的著作《跨越边界的社区》和陈向明的著作《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后,我对方法层面的问题逐渐释怀。项飏认为,在做田野调查时:第一,一定要“介入”;第二,介入是有选择的;第三,在介入的同时,完全可以保留自己的原来角色,甚至保持自己对生活的一些看法。陈向明指出,研究者除了应对看到和听到的事实进行描述以外,还应该反思自己是如何看到和听到这些“事实”的,以及自己在观察的过程中走过了一条什么样的心路历程。后来,我在做调查时,一方面以一名三矿人的“局内人”身份与被访对象交流,积极置身于他们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我会坚持写备忘录,说明在哪些问题上我可能是加入了个人感受去判断问题的、这可能对我的调查造成哪些影响,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局外人”的身份,勿忘“亲疏结合”的观察视角。通过长期写备忘录,我形成了在调查中的“反思意识”,慢慢熟悉了如何有选择地介入被访对象的生活、如何在主观感受和客观观察方面取得平衡。

### 三、重新认识三矿

田野调研工作让我这个三矿子弟几乎重新认识了三矿。我对三矿的记忆,大多停留在1999年离开三矿远赴外地读大学前,之后我对三矿的了解,则大多来自每年寒暑假回家长辈们谈话时只言片语的叙述:三矿破产重组了、开辟了外地新矿井、三矿人分批搬到了几十公里外的S市,等等。但是除了知道矿产资源枯竭这个内因之外,我对

导致三矿解体的其他因素知之甚少。在田野调研过程中,我在S市的不同角落寻找原三矿居民,我给退休后搬迁到外地的原三矿居民打电话,到档案馆翻看文献记录,力图还原老三矿的发展及变迁历程。通过调研,我才惊觉,三矿这个老国企单位的变化是几项惊天动地的国家宏观改革举措合力推进的:单位制解体、国有企业改革、城镇化全面推进、住宅建设与住房制度改革等。这些改革触动了三矿的经济结构,更改变了三矿人赖以生存的环境。我在人近中年时,才切实体会到这一切会对三矿人的命运产生多大的影响。

在三矿解体重组后,S市下辖的其他几个煤矿单位也因类似的原因先后破产重组,使S市这个典型的资源型城市面临严峻的城市转型挑战。而S市其实仅仅是我国几百个资源型城市(镇)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能源和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矿产资源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关系到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大局问题。但是,矿产资源是不可再生资源,且数量有限,因此,矿山的服务年限是有限的。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许多矿产资源型城市都陆续出现了资源枯竭现象,并进而带来了衍生问题——矿区地表沉陷。于是,矿区居民面临集体搬迁问题。由于矿区集中了大量从事采矿业的职工和家属,他们在搬迁之后能否安居乐业,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社会能否稳定的大局问题。许多国有煤矿单位都是从全国各地调配职工赴矿区工作的,艰苦卓绝的工作条件和偏远封闭的矿区大院使矿区职工和家属形成了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他们彼此情感依赖强烈。当他们搬迁到新的城市社区后,原有社会资本迅速流失、社会网络被撕裂。那么,他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适应城市社区生活?他们的交流会出现怎样的困境?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我想通过对三矿居民的调研,从个案角度回答上述问题。但是,在调研过程中我发现,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能是片段化的。许多从三矿搬迁至S市的老单位人能够在新居地扎根,但是现实生活是复杂多变的。近几年,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再次面临重大转轨,国家发改委提出目前经济改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去产能”,缓解生产供过于求导致的恶性发展。其中,钢铁和煤炭两个行业是“去产能”的重点。我在S市这个煤炭资源城市调研时,明显能感受到“去产能”给煤炭行业的职工及其家属带来的影

响：第一，资源型城市过度依赖单一的煤炭产生而发展，当煤炭行业不景气之后，煤炭企业效益骤然下滑，企业职工收入明显下滑，居民消费能力显著减弱。在产业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S市这个重工业城市能够提供的有效就业岗位减少。于是，整个S市在短短的两三年之内，出现了大量的人口外流情况。第二，随着经济发展的减速与低迷，一种比较低落的情绪开始在老三矿人中间蔓延。访谈过程中，很多人都感慨：“我们从矿区搬到城市，眼看着过上了繁华的城市生活，怎么现在感觉又得面临一场搬迁？”事实上，许多老三矿人的子女由于在去产能的背景下不得不赴其他地区（大多数新工作场所位于X省的省会城市Y市）工作，便彻底带着一家老小从S市搬到了Y市。因此，许多已经在S市稳定生活了多年的三矿居民又面临着适应新的生活空间与重构交流的问题。

由于时间精力有限，我不可能去反映三矿居民的生活空间所发生的一切变化，只能反映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因此，我在调研时，提醒自己不要把太多精力放在目前兴起的搬迁潮上，而要关注三矿居民在城市的社区生活中相对稳定的状态。

在回忆三矿改革重组前的情况时，我把重点放在了三矿过去的空间结构和居民日常生活上，对三矿的组织结构和权力分配问题的总结并不够，这使我对三矿这个单位的描述维度显得比较单一。事实上，三矿并不是完全均质平等的世外桃源，它也有科层制带来的居民分化问题，居民之间的交流也并不完全是平等祥和的，其实也存在一定的隔阂。但是，如果我们站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阶层分化加剧的今天去回溯单位制时代的三矿又会发现，总体来说，三矿居民之间大体是比较平等的，干群关系相对来说是比较友好的，人们总体来说在日常生活中保持着平和之心，的确存在那种邻里守望的交往模式和情感依恋。因此，我有选择性地描述了当年的矿区生活。

#### 四、永远的三矿

这些年，有越来越多的三矿居民回到已经衰败的老矿区寻找家园。其实，我也回去了很多次。由于地表沉陷和后来的私人非法开采，三矿路面早已被严重损毁，除了

剩下一栋单身楼和一个幼儿园大院之外,其他所有的建筑都已不复存在。目前,那里荒凉寂寞,一如我们的祖辈尚未对它进行过开发采掘一样。在三矿朝夕相处了近半个世纪的居民,在离开了封闭的矿区大院后,在城市社区中,虽然居住条件大大改善,反而又开始不断地回到三矿,站在荒芜的路面上,寻找过去自己的生活坐标。这说明,三矿人在城市生活中又遭遇了“文化失根”问题。他们不断地在百度贴吧、QQ群、微信群等各种网络社群中集体追忆着三矿。2018年年底,现居上海的原三矿人建立了一个微信公众号,用来推送原居住在B区矿务局各下属煤矿的职工及其后代所撰写的回忆录。2019年1月,在S市新闻单位工作的小学同学告诉我,S市政府已经开始规划建设B区矿务局的各矿工业遗址园,保护并开发矿区旅游资源。虽然这个项目受到了一些争议,但是对于曾经在矿区大院里生活的我们而言,内心颇感安慰。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如何为寻常人留住我们隐藏在内心深处的集体记忆?这实在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2018年冬天,NZ社区的韩主任给我发来微信,告诉我社区这两年又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通往S市中心的公交车终于在2017年6月恢复运营了,居民们最愁的冬季供暖问题终于在2018年冬天得到了改善。我回电话给韩主任,她高兴地说:“你看吧,我早都跟大家说过,只要我们住在这里,他们就不会不管我们!”我一边笑,一边想起在社区调研时的过往,想起在三矿生活过的那些日子,想起当年矿上刮不完的风、处处的煤尘,诸多复杂情绪涌上心头。

2019年7月,我的同事,四川外国语大学社会与法学院的张勇教授邀请我写一篇文章,回顾一下我做研究的过程。我当场欣然答应。因为所有的文字已经在我心里酝酿了太久太久。张兄还推荐了王小帅导演的书《薄薄的故乡》给我。书中的一段文字,几乎说出了此刻我最想说的话,我把它抄录如下:

一个没有故乡的人却要去写故乡,不免让人困惑。

实际上现在人们的“故乡感”已经越来越淡化,哪里都一样了,更多故乡的意味只能在记忆里去寻找。物理上的故乡越来越同质的今天,保存记忆其实就是在保存精神上的故乡。

你可以失去故乡,但不可以失去记忆。记忆将成为另一种故乡本身,很多时候,你可以通过记忆回到故乡,无论你身在何时,何处。

我们每个人都会在特定的空间走过一段时光,留下独特的人生经历。对三矿人而言,对矿区大院的记忆,永远会留在每个三矿人的内心深处。

# 中文摘要

本书以 X 省 S 市原 B 区矿务局所辖的第三煤矿(简称三矿)居民生活区为研究对象,采用多点民族志研究方法,探讨居民生活区的变迁分异和居民的交流重构问题。基于“制度—个人”这一传统的研究框架,引入空间视角,主要探讨 3 个问题:第一,搬迁前后三矿居民所处的空间各有什么特征以及不同的空间对三矿居民的日常生活与交流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第二,在 S 市这个典型的煤炭资源依赖型城市,造成三矿居民居住空间分异的原因是什么?第三,单位意识对三矿居民在适应城市居住空间的过程中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本书包括导论、正文、总结三大部分。

导论部分对国内外关于单位制和城市社区的相关研究进展进行了文献综述,阐明了本书的研究问题、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意义和研究框架。

正文部分包括以下内容:第一,三矿创业年代的社会背景与历史叙事。介绍三矿建立和发展的情况、三矿矿区大院的空间布局特征及人际交往情况。第二,企业改制与空间分异。阐明国企改革与资源枯竭双重夹击下的三矿破产改制后,居民居住区不得不分批搬迁到 S 市的 NZ、QJ、JL 三个社区,进而出现了居住空间的分异现象。第三,社区物质空间的分异问题。介绍三个社区基础地理状况、基础设施、公共空间的不同,并探讨这些不同对居民的交流重构直接产生了哪些影响。第四,三

个社区中居民的交往分异。重点探讨目前这三个社区中的居民各自形成了怎样的社会交流网络。第五,三个社区中居民的社区归属感之间的差异。

总结和讨论部分对本书进行了归纳总结。

关键词:居住空间分异;单位制;社区;交流重构。

## 目 录

---

自 序 .....	1
中文摘要 .....	1
<b>第一章 导论:从矿区大院到城市社区</b> .....	<b>1</b>
第一节 缘起:记录变迁 .....	1
第二节 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空间转型 .....	3
第三节 单位制的瓦解与居住空间分异的凸显 .....	8
第四节 后单位制时代城市社区中的居民交流 .....	19
第五节 观察变迁的一个视角:空间—制度—个人 .....	20
<b>第二章 矿区大院的 空间形态与日常生活</b> .....	<b>24</b>
第一节 创业年代的历史叙事 .....	24
第二节 矿区大院的 空间形态 .....	32
第三节 自成一体的日常交流 .....	35
第四节 亲密的单位共同体 .....	47